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  
第二十九回 平山寨狀元回汴梁 遭陷害阮英問斬刑

金翅大鵬蓋世英命女兒蓋嬌娘，取來了九龍珍珠冠，交給了南路招討使阮英。這時候，把殿龍殿步雲也放了。蓋世英把這對護手雙鉤，扔到了地上，跪到師父跟前：「師父啊，我對不起你！您哪，打我一下出出氣，孩兒我最後給您磕三個頭，就算我盡孝，報答你老人家對我的養育之恩。此番我到在東京，九死沒有一生。師父，你把我綁起來吧！」殿龍眼看著蓋世英，也是淚如雨下：「我的孩子啊，這是你自己走上了斷頭台。挨金是金，挨玉是玉，近朱赤，近墨黑。居必擇鄰，交必良友。孩子，你現在悔之晚矣，我也不說什麼了。把繩子交給我，我把你綁起來。」老爺子一咬牙，一狠心，把徒弟蓋世英就捆了個結結實實。「南路招討使，他是我的徒兒，還用不用我跟你一起進京請罪呀？」

「老前輩，你這把話說哪去啦，沒您的事。把蓋世英帶下高山！」

這工夫，山下的宋軍就全上來了。高山上這些賊寇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逃走的逃走。把整個藏軍山給攻破了。大宋軍高高興興下了山，把金翅大鵬蓋世英裝進了木籠囚車。

殿龍也跟著來到宋營。這是阮英請老人家來的。「咱們在一起再盤桓個一天兩天，我們就回京了。」另外，阮英派人去找楊賽花，賽花哪去啦？山上全找遍了，也沒找到楊賽花的下落，活不見人，死不見屍。唐鐵牛這工夫，還真有點難受。唉，不管怎麼說，我這傻老婆子還真有兩下子。她要真有個好歹，我心裡頭還有點不是滋味。這陣唐鐵牛，心裡頭還真有點惦記著。

阮英繼續派人找尋，同時下令犒賞三軍！

呆了三天，老人家殿龍領著兒子殿曦嵐，告辭回家。

雷鳴雷震宇說：「我也回家。我們就不跟你們一起回京了，我們先走一步啦。」雷鳴雷震宇帶著兒子雷霆，也就走了。留下一千多宋兵，辦理善後，打掃戰場和繼續尋找楊賽花。阮英、張毅帶著五萬官兵，就往東京這來了。

人馬離東京還有十里多地，前邊有探馬來報：「報，報與狀元和南路招討使，前邊就是十里接官廳。朝中不少官員，在那時候，太師爺蔡京，抱著皇帝聖旨，奉旨迎接大軍回京。」

周景龍一看前邊，車馬轎夫不少，文武官員都在那等候迎接呢。周景龍、阮英和鎮京副元帥張毅，再加「小八義」的弟兄們，全下了馬啦。緊走幾步，來到了前面，再看皇親國章蔡京，把旨打開：「你們辛苦啦！我奉萬歲旨意，接到十里接官廳，待到京都，萬歲要擺御宴。狀元陳景龍接旨！」

周景龍來到跟前：「吾皇萬歲！臣接旨。」

「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欣聞，陳景龍剿匪獲寶，得勝而歸，欽賜御宴，犒賞將士。」

「臣謝主隆恩！」

「還有哪，」蔡京還接著往下念，「南路招討使阮英，三日前夜入皇宮，居心叵測，殺死太監馮橫，旁觀諸人，目證無誤。欽命捉獲，籠樓待審！」

「啊？」阮英當時就愣了。旁邊過來金瓜武士，就把阮英抹肩頭，攏雙臂，捆起來了。

「小八義」哥幾個一看：「哎喲！怎麼回事？」大伙全傻了。周景龍當時也是大吃一驚，怎麼說阮英殺死太監馮橫，夜入皇宮？這誰又給阮英栽的賊啊？

太監滿臉帶笑：「來呀，狀元陳景龍、鎮京副元帥張毅，還有許多都尉，你們都辛苦啦！來來來，趕快進京。」

金瓜武士推著阮英，「小八義」其他弟兄心中，都是忐忑不安。哎呀，這可怎麼辦？周景龍想：有理不怕人告，等上金殿上見了皇上再說吧。阮英心裡有底：嘿嘿，你說我殺人，得有證據，空口無憑不行。我阮英根本就沒離開藏軍山，怎麼能進宮行刺？阮英根本沒往心裡去，你綁就綁吧！走吧。蓋嬌娘和陳清秋，緊跟在囚車木籠的後邊。蓋嬌娘此時心裡想的是，得叫他爹金鑾殿上揭露蔡京，怎樣想謀反、叛逆朝廷，怎麼想勾結響馬、反大宋江山，蔡京想做皇上。把這些罪惡給他揭出來，好給狀元報仇。就是這麼個任務。蓋嬌娘跟著囚車木籠，他們就一塊進了京。

來到午朝門外，文官下了轎，武將下了馬，「小八義」弟兄殿下等候。這幫官員，就全上了殿。皇親國丈蔡京把聖旨往上一送：「吾皇萬歲！臣交旨。」

「把外邊的狀元和都尉、得勝大軍，全部接進宮廷。請狀元陳景龍上殿面君。」皇上把旨一收，「太師旁邊坐下！」

文武官員，文東武西兩旁站著。殿頭官高喊：

「聖旨下，請狀元陳景龍和都尉們，一起上殿！」

皇上加「請」字，這可不一般。周景龍由打下面上來：「吾皇萬歲、萬萬歲！臣，見駕。」

「臣見駕。」哥幾個一塊上來了，跪在品級台，給皇帝施朝參大禮。

「眾愛卿們，你們辛苦了！你們此番打破了藏軍山拿住了盜國寶的響馬，找回了九龍珍珠冠，你們功勞非小啊！眾卿平身！」

「謝主隆恩！」尉遲霄、孔生、唐鐵牛、徐文彪、時長青、花雲平、小孩兒金貴，兩旁站下。

「來呀，給狀元陳景龍搭一座位！」

給周景龍設了一個座，周景龍就坐下了。但是，周景龍心裡合計，阮英這個事兒還沒算完，呆會兒再說吧！周景龍說：「來呀，把珍珠冠獻上來。」

下邊把珍珠冠拿上來，交給了皇上。皇上吩咐內侍，護送到皇宮去了。皇上很高興。

「來呀，先把盜國寶的國賊蓋世英，帶上金殿！」

這不是一般的人，皇上要看看。有人由打木籠囚車裡，把蓋世英由打裡頭拽出來。把他帶到金鑾殿上。蓋世英立而不跪，站在那裡，旁若無人。皇帝「啪」一拍龍案：「大膽盜國寶的國賊，見朕因何不跪？」

「哼！我上跪天，下跪地，中跪父母，怎能給你這昏君下跪！」

「跪下！」旁邊的金瓜武士一踹他的大腿，「撲通」蓋世英自然就跪下了。蓋世英心想：我也不想活啦，昏君失政、荒淫酒色，我跪你何用？此時只求一死，盼望著朋友弟兄們能給我報仇。

周景龍說：「萬歲，蓋世英別看是一草寇，據臣所知，其人尚有正義之心，只是他盜走國寶，人說是內外勾結，尚得聖主明察。」

皇上說：「蓋世英，你潛入寶藏殿盜出我的九龍珍珠冠，是受何人差遣？又是何人內應？如果盜走？詳細將來！」

「昏君，這個你就不要問了，我跟任何人都沒有什麼關係，現在你該剛就剛、該殺就殺，我沒有更多的言語來和你多說，我只求個痛快！」

「既然如此，把他推出砍了。」

「且慢。」周景龍想：可不能殺他。一來我對不起弟妹蓋嬌娘，有話在先，一定要保住蓋世英的這條命；二者，他要死了，誰給我打這個干證。

「萬歲，臣有本奏。」

「狀元你講吧！」

「萬歲，這個蓋世英，他雖然是響馬的首領，可是進皇宮盜珍珠冠的主犯不是他。主犯名叫奚金哥，人送外號穿雲燕子。他已漏網逃跑了，他的下落蓋世英肯定知道。萬歲，依臣之見，把他暫時押入牢監，但等把主犯奚金哥抓住之後，再一起殺之不遲。」

蔡京從打旁邊也說話了：「萬歲，我看應該如此，暫時把他押起，等把這個盜國寶的國賊抓住之後，一起開刀。」

這兩個人的心情爽是不一樣啊。太師是保護蓋世英，將來有機會把蓋世英放了，以備再為他效力。周景龍是為了蓋嬌娘營救蓋世英，他倆各懷心腹事。

皇上一聽狀元陳景龍說得有道理，太師剛才也這樣說了。「那麼，既然如此，把他暫時押入天牢。」

沒把他押在一般的監獄。這個天牢一般來說，都是押做官的。把蓋世英這個大響馬，押入天牢，也算是對他沒有等閒視之。

蓋世英帶走之後，皇上說：「眾位愛卿，為國立功，你們辛苦了，現備三桌御宴，你等大家開懷暢飲去吧！」

「小八義」幾位弟兄異口同音：「臣謝萬歲！」

張毅說：「多謝主公！」

說著話，他們可沒走。皇上吩咐：「金瓜武士，把阮英南路招討使給我帶上殿來。」

「帶阮英上殿！」

阮英大搖大擺來到了金鑾殿，在品級台上一跪：「臣，南路招討使阮英，給萬歲叩頭！」

「阮英，你夜入皇宮，行刺西宮娘娘，被太監馮橫發現，你把太監殺死，金瓜武士趕到，你轉身逃跑。許多太監全都是親眼目睹。阮英，你夜入皇宮行刺，膽大妄為，行兇犯上你該當何罪？」

「萬歲，臣我還有幾句話說。攻打藏軍山我險些為國捐軀，根本我就沒離開那兒，我怎麼能夜入皇宮？再者說，我為什麼要行刺娘娘呢？」

皇上說：「阮英，你跟蔡太師素有不睦，娘娘乃太師之女，你自恃武藝高強，尋報私仇，攪亂皇宮，妄想無人發覺，不料為人所知，殺駕之罪，焉能容得，今朕把你的官職撤掉，推出斬首。」

「且慢。」阮英說，「請問陛下誰給我做人證？」

「來呀，叫太監上殿。」

下邊上來四五個太監，都是小太監。一上金殿，異口同音：「就是南路招討使。你的模樣與眾不同，一百個裡頭也挑不出您這麼個模樣來的。我們大伙全看清了，就是你，你不承認也不行。咱也沒仇。」

皇上立刻叫幾個太監下殿會官去了。阮英一看，這還沒治了呢！他們一口咬定就是我，說的是斬釘截鐵，我這個模樣是與眾不同。

「萬歲，既然現在他們血口噴人，一口咬定就是我。萬歲，那就請您定奪吧！」

皇上說：「事到如今，人證俱在，推出去，午時三刻，開刀問斬！來呀，把阮英拉下殿去！」金瓜武士過來，就把阮英推下殿去。候等午時三刻，好開刀問斬，朝裡，四大奸臣全高興；忠良們是心裡都有想法：聽說阮英在前敵藏軍山，出生入死，剛回來，連氣都沒喘勻乎，這就綁出去殺了，這叫官大有險，樹大招風哇！這工夫，不少文官武將你看我，我看你。大伙心裡頭合計，看樣子萬歲是真生氣了，午時三刻要殺阮英，咱們得想辦法為阮英講情。

周景龍、小八義的弟兄是全跪下了：「萬歲，吾皇萬歲！我陳景龍啟奏，阮英他根本沒有回京，怎麼能夜入皇宮、行刺娘娘、殺死太監馮橫呢？」

「陳愛卿，你不要給他講情。他是武林高手，他什麼時候做的事，未必能告訴你。狀元，你立了很大的功勞，朕還想下殿到招賢館，給你們每人敬酒三杯呢！狀元，下殿飲酒去吧！不要再給阮英講情了！」

「萬歲，萬望開恩，饒恕他一死，你把他饒了吧！」

「朕決不饒。」

鎮京副元帥張毅也跪下了，說：「主公，依老臣看來，阮英，決不能幹出這種事情。我可以作證，自打我在藏軍山除寇起，到回京止，我跟他形影不離。老臣敢說印決不可能回京。」

「唉，張愛卿，你哪裡知道，他是飛毛腿，武林的高人，他由打那晚上進京，第二天早上就返回去了，你能瞭解他嗎？張元帥，要是別人給他這麼講情，也得有罪，因為你是陪王伴駕多年的老臣，朕對你瞭解。你不要給他講情，我也不加罪於你。張元帥，旁邊閃開。」

張毅一看，說了半天沒有用。這老頭還真不錯，斗膽能這麼講情。右班丞相杜丙文也跪下了，說：

「萬歲，我有一本。要不把阮英交給我，到了我的督察院，我升堂理案，問清楚之後，再斬不遲。萬歲呀，現在殺死有些過早，以防萬一，這萬里頭有一，要是有錯，主公，錯殺了忠良，悔之晚矣。」

「杜愛卿啊，你是朕的忠良，為國忠心耿耿，這些年來，朕是瞭解你的。但是，阮英他的本性難改，據說印是闖蕩江湖、行俠作義之人，他這是野性難改，任意胡為，想怎麼的就怎麼的。老愛卿，不要給他講情。誰要是給他再講情，跟他一律同罪。哪一位監斬官，監斬阮英？」

「吾皇萬歲，老臣願做監斬官。」

旁邊出班的正是皇親國丈蔡京。太師領旨下殿了，在朝房裡頭坐好，就等午時三刻，好殺阮英。外邊劊子手拿著鬼頭刀，喝得酒氣熏天，身上穿著虎皮戰裙，就等著行刑了。旁邊備好了信炮，三聲炮響，就得人頭落地。這不是殺一般的人，殺阮英得放炮哇！這是南路招討使，一切都準備好了。金鑾殿上，文官武將鴉雀無聲，沒人再敢保阮英了。周景龍無奈，只好帶領弟兄們就下殿了。周景龍心裡千頭萬緒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怎能看著兄弟死呢？眾弟兄攥著拳頭，瞪著眼睛，全急啦，就看狀元怎麼辦吧！周景龍和弟兄們出了午門，一看法場那有五百多人圍著。殺阮英他們得加小心，怕阮英跑了哇！周景龍說：「眾位弟兄，我們要到裡頭祭奠。」

「噢，陳狀元，各位都尉，好，進進……」一般人還進得來嘛？不讓你進去，有人劫法場，怎辦？他們幾個人進去啦。阮英啊，這安了一個座位，把阮英綁上，坐到這。周景龍喊他，阮英把眼睛睜開：「哟，哥哥們都來了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五哥、六哥、七哥、老疙瘡金貴！」

「狀元哥哥，你們走吧！」

周景龍一看弟兄們在旁邊，個個低頭落淚。

「老八呀，老八……」婁子的手指頭在眼睛上只拉胡胡。

「弟弟！……」周景龍的眼淚也止不住了，「弟弟呀，讓你蒙受委屈啦！」

「哥哥，別哭。哭什麼啊？沒什麼了不起的，我腦袋掉下來碗大個疤拉。我琢磨這個事準能弄清楚。哥哥們，你們別哭，回府吧，別看著我死，你們一看著我心裡更難受。」

尉遲霄說：「五弟呀，那我們就反了得啦！」

「住口！旁邊有人，被人聽見，對你們不利！現在不能。」阮英聲音不大：「就是我們反，也不是時候，還沒給我哥哥周景龍報仇呢！待把握哥哥的血海深仇報了。你們再反也不遲。到那一天，我阮英死到九泉之下，也瞑目了。弟兄們，不許胡言亂語，趕緊退出。」

這工夫，有人過來說：

